

普罗提诺“太一”说:古希腊文论神化的阶梯

庞希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融合了古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以“太一”学说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式”论。“太一”说所强调的主观性、唯一性和统一性,最终将古希腊文论导向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坛。

关键词: 柏拉图;普罗提诺;理式;“太一”说;古希腊文论

西方文艺理论由柏拉图的“理式”模仿说,向中世纪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文艺依附上帝的神学奴婢性文论发展,其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智者,站在古代与中世纪的交界线上,充当了一个文艺哲学神学化向导的角色,他就是普罗提诺(Plotinus,公元205-270)。虽然普罗提诺真诚地认为自己在解读和阐发柏拉图的真谛,然而,这个被后人称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却在不停地思想跋涉后,把古希腊文论导向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坛。

一、柏拉图“理式”——迈出的第一步

在“文艺是模仿”的这一观点上,柏拉图承继了古希腊文论的看法,但他又并不完全认同古希腊流行的、认为文艺是客观现实世界的摹本这一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涵义的模仿说。他认为文艺所表现的客观现实世界及其本身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在这朴素的唯物主义模仿说的背后,还应该存在着一个不可把握不可感知的世界,它是要高出于现实世界许多的永恒真实的世界。柏拉图将它设想为“理式”(Idea),即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存

在。在柏拉图的头脑里,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作为感性世界的一部分,是依存于理性世界的,反之则不然。因而,文艺只能隔着一个现实的物象去揣摩真理本身。

基于这样的观念,柏拉图心目中的世界,便由三层结构构筑:理式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他认为,理式是真理,是至善至美。只有理式世界才有独立的存在,才是永恒不变的,现实世界模仿的是理式世界,艺术世界模仿的是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模仿的终极对象在于理式的世界,因此艺术只是永恒的“理式”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艺术作为模仿者的产品,和真理隔着三层,是无真实可言的。但是,这一至善至美的、永恒绝对的、独立自存的“理式”到底又是什么?既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存在,这个存在就具备着客观性,但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里它却是不具备物质性的。于是“理式”似乎成了客观的意志。即便如此,柏拉图也没有清楚地将它表达出来,他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然而却是无可名状的、虚设以待的神(Gods)的位置。

收稿日期:2005-04-02

作者简介:庞希云(1958-),女,广西博白人,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二、普罗提诺“太一说”——伸展的阶梯

普罗提诺在认识论上与柏拉图是一致的,他崇敬柏拉图,相信感性世界背后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并试图以他的方式进行解读。他用柏拉图曾经提到但没有进一步阐释的关于“太一”、“善”的概念,来试图解释柏拉图无法解释清楚的“理式”,以“太一”(the One)来取代“理式”的概念,并进一步作了自己的阐述。普罗提诺的“太一”学说是由神圣的三一原理,即“太一、心智与灵魂”三位一体的系统所构筑的。“太一”是至高无上的,其次是心智,最后是灵魂。对此,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设定某种东西是中心(太一),围绕这个中心,并从这个中心射出的第一个光圈是心智;接着是第二圈,即灵魂的光圈,它的光必定是借来的,灵魂的光达到它的极限就转成黑暗,这就是整个可感世界的起源。”^{[1](第6集,P503)}

依照普罗提诺的理解,“太一”是无限的、绝对的,它能超越一切存在和一切思维,甚至超越于神之上,因为神是通过万物而出现的,但“太一”是可以不假任何事物而出现的:“它既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任何地方又都有它的存在”,“太一是万物,不是万物之一种”。^{[1](第6集,P503)}而心智,即 nous,是“太一”的影子,或者说是“太一的形相”,“我们称它为形相,是因为它是太一所产生的,并且保存着太一的许多性质,很像太一,如同太阳光像太阳一样”^{[2](第5集,P508)}。而太一之所以产生出心智来,是要“通过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回转来看它自己。这个观看便是心智。”^{[1](第5集,P509)}“心智是神,但不是最高的至上神,要是说,太一是第一个神,那么心智就是第二个神。”^{[7](第5集,P510)}三位一体之中的第三个成员而且是最低下的成员,即灵魂。灵魂虽然低于 nous,但它却是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它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整个可见的世界。它是双重的:有一种专对 nous 的内在的灵魂,“具有一种要按照它在心智本原中所窥见到的那种模型而整理出秩序来的愿望。”^{[1](第4集,P516)}另有一种对外界的灵魂。这后一种灵魂是和一种向下的运动联系在一块的,在这种向下的运动里“灵魂”便产生了它的影像,那便是自然以及感觉世界。除了最底层的物质外,心智(nous)、灵魂,

都是要回归“太一”的。就个别灵魂来说,其途径则是解脱物质、肉体的束缚,通过直觉、静观、冥想,灵魂将与 nous 合而为一,最后达到与“太一”的契合。

显然,普罗提诺的这个“太一”说,具有其主观性、唯一性及统一性。

1. 主观:超乎天命、先于天命

在柏拉图那里,“理式”是客观的意志。到了普罗提诺,这个客观的意志得到了强化。普罗提诺强调这一意志的主观性及其特征。于是,“太一”开始由客观的唯心走向主观的唯心,开始臆变成主观的、至高无上的,却还是不可名状的精神意志。这点是可以从普罗提诺对“太一”的阐述中体现的:“太一超乎天命,太一必须先于天命。”“太一是终极至上的原因,是原因的原因,……在太一这个至上者中意志和本质必定是同一的,这就是承认,太一想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太一是现实,但不能称它为存在。任何人都不要怀疑,太一这种原初活动是最实在的;……由于太一具有活动的能力,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在使它自己成为存在之前就存在着”。^{[1](第6集,P505)}也就是说,“太一”已经弱化了“理式”中的客观的因素,上升为统治和超越客观实在的精神意志,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同时也是神本身。于是,这才有了普罗提诺“太一是万物的原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和一切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它自己,甚至连‘是’也不能表述它”^{[1](第6集,P504)}的说法。普罗提诺进一步阐明这种“不能自我的表述”,指出是因为“它既不是事物,又不是量、质、心智、灵魂;它不处于运动中,又不处于静止中;既不处在空间中,又不处在时间中;它自己规定自己”。^{[1](第6集,P506)}普罗提诺在对“太一”的表述中,以不可言而其实已说明的方式,表达了“太一”的自我规定性。在这里,人们看到普罗提诺的“太一”——这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既具有原初性,也具有终极性,既是最初的原理,也是终极的目的,它只具有它自身的自我规定性,它不能被其他所限定,不能被其他的概念所理解,也即不可能有任何的认识。而“太一”的这种原初性与终极性的统一、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的统一,也就实现了至上性与唯一化的结合,“太一”即“一切的一”。

在普罗提诺的“太一”世界中,所以有了善的

表述。主观性的“太一”要求普罗提诺不能提出“自身能否造成和它自己不同的东西”这样的问题,这就如同不能问“善是否能引起恶?”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一样。因为普罗提诺已经成就了“太一”的主观性特征:它“不是拙劣东西的产生者,它是最有决定性的力量。”^{[1](第6集,P503)}这一特征就决定了“太一”是不能用宾格来表述的。对“太一”自身而言,它不是一种善。它必须是在善之外,善之上的。只有在独一无二的存在模式的意义上它才能被称作为善。“那么,这个终极极限,就是至善,至上君主,对其他东西来讲,它是善的源泉。”^{[1](第6集,P507)}普罗提诺透过阐述“太一”与“善”的关系,表达了“太一”主观先在的观念,表明了“太一”主观向“善”的意志,表白了独一的“太一”是“善”的本质。这一切的纠缠论述、叙叙叨叨,为其进一步讲述“太一”流溢“心智”,进而流溢出“灵魂”铺垫了砖石。

2. 唯一:单数的神

在柏拉图那里,可以用来指称“理式”的是神(Gods)。这是复数的神,也即众神。这也就是说,柏拉图并不强调“理式”的唯一性,理式世界是众神的世界。而在普罗提诺的学说里,“太一”这个神却成了单数,是具有排他性的,即被表述为唯一性的,是“一切的一”。“太一”的这种唯一性,正是由其自身的自我规定性所决定的。

不管是柏拉图的“众神世界”还是普罗提诺的唯一创造主,他们的观念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宗教信仰观念都正好是相吻合的。古希腊罗马人相信神,相信命运,他们相信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神主宰着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主宰着人的命运。这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史诗、悲剧里都有着众多的反映。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信奉的是多神教,主宰着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主宰着人的命运的,不是某一个神,而是众神。柏拉图的“众神世界”正是与此相对应的。因此,不管是在神话传说、还是在史诗、悲剧里,也有许多相反的描写,也就是神并不是万能的,神不能完全主宰人的命运,甚至神连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不了,因为众神是各司其职,谁也不能越俎代庖的。

在这样一种多神教的信仰之下,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到底谁能掌握一切?谁在真正掌握着人的命运?这些问题在晚期希腊时代,在普

罗提诺所处的希腊主义——罗马时代更为突出,并导致了多神信仰的绝望。这一时期,正是罗马奴隶社会日益腐朽,日渐瓦解的时代,连年的战乱,外族的入侵,塞维鲁王朝后期“三十僭主”各自为政,导致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即使在这样的时期,罗马统治者的生活方式却达到了骄奢淫逸的顶点,一般人贪图现世的享受,而在这享乐生活中也反应出对现实前途的绝望。这一切,在他们看来均是因为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主神的缘故。于是,处在巨大变革之中的这个时期,古希腊时代的多神教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出现了希腊和东方宗教、哲学和宗教、政治和宗教、君王崇拜和宗教崇拜等的混合或统一”。^{[2](P41)}

普罗提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摆脱现实的腐朽,他设想了一个唯一的“太一”,它是高于一切、至善至美的,可以真正主宰万事万物的。这一世界正如罗素所说:“普罗提诺设想的‘太一’世界,是一个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景象的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在这方面,他和他那时代所有最严肃的人是一致的。对他们大家来说,(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也好,还是异教徒也好,)实际的世界似乎是毫无希望的,惟有另一个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献身的。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这‘另一个世界’便是死后享有的天国;对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它就是永恒的理式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3](P358)}在罗素的理解中,普罗提诺、基督教、柏拉图三方面在神中找到了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另一个世界”。基督教告诉人们希望在上帝那里,普罗提诺说希望之光发于“太一”,柏拉图呢?“理式”是理想的一切。实际上,三者对于“另一个世界”的相近意义的不同表述中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普罗提诺以神(God)来理解“太一”,发展了“理式”的定义,这不再是一个复数的神,而是一个单一的神。“太一”这个单一的神,是终极的本原、第一原理、原因的原因;万物从“太一”流溢出来,又返回到“太一”中去,“万物都是太一所有,可以上溯到太一,或者应该说是想上溯到太一。”^{[1](第6集,P503)}普罗提诺这个神或“太一”是自因的、单一的,古希腊时代的Gods 于是开始演变为中世纪时代的God。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素说:“普罗提诺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端,——就希腊人而言是一个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则是一个开端。”^{[3](P375)}

3. 统一:次序的原则

普罗提诺强调“太一”的唯一性,强调只有一个的一个创造主,不是众多的创造主,而唯一性的实现所凭借的不是别的,正是“太一”的统一性。“万物必须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因,这种原因本身是作为整体而不是作为诸组成部分发生作用的。各种派生的元素……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许多创造主的零零碎碎的创造物,而是创造主依次逐个创造出来的;因此,只允许有一个原因,而且必须是作为整体发生作用的,否则就会出现众多的创造主。这种创造是起源于一种没有组成部分的统一体;或更确切地说,这种创造的原理必须是一种没有组成部分的统一体”。^{[1](第6集,P502)}万物的起源只有一个,也即只有一个创造主,这个创造主是作为整体发生作用的。那么,这个单一的整体是什么?普罗提诺接着说:“应该去寻求神,在神之外什么东西也寻求不到;在神身上可以寻求那些追随神的东西;神自身并不企求什么,神就是神自身;神是万物的包蕴者和尺度;换一句话说,神是内在的,神在万物的深处;……万物都依赖神”^{[1](第6集,P502)},并说:“太一是万物,不是万物之一种”。无疑,这个单一的整体便是神,便是“太一”。“太一”这个原初性与终极性的统一体,其自身的统一属性便规定了它主宰万物包蕴万物的唯一性质最终得以实现。

“对太一的探讨,是通过比较接近它的东西的研究,通过太一的产物。”^{[1](第6集,P506)}最接近太一的是什么?太一的产物是什么?是心智,是灵魂。因而太一的唯一性与统一性的体现,最终便在太一、心智与灵魂三位一体这里。三位一体的次序表达,正是普罗提诺依从柏拉图“三个世界”的乌托邦理解,对至上意志自我规定性实质的阐发,而这就构成了“太一”主观实在的唯一性的理论基础。在这三位一体中,“太一”流溢出心智,再从心智流溢出灵魂。“心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太一’在其自我追求之中必须有所见,而这种见就是 nous。nous 可以认为是‘太一’看见其自身时所依恃的光明。”^{[3](P364)}换句话说,“太一”这种作为至高无上的自我规定性的意志,和人的意志相似,同样追求一种实现,而“太一”在其意志诉求过程中的表象,也就是“心智”。“太一”是无形相的、不可名状、不可感知的,而“心

智”作为“太一”意志过程的形相,是可感知的,虽然这样的感知依然还要透过“灵魂”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心智”作为太一实现诉求过程的表象,它不仅可使人感知到“太一”,而且它也使得人们可以从具象的个体中体悟到太一意志的存在,因而,太一意志的诉求与诉求结果的具象,实质上是同一意志的确实反映。而“灵魂”,——人类普遍的灵魂,它是“心智”的形相,当它受“心智”普照时,便获得天人感通,于是被神明所充满所鼓舞,“灵魂”因而也就体会到了“心智”以至“太一”这一至高无上的力量,从而开创世纪,主宰万物。可以说,“太一”这一至高无上的、不能名状的意志,必须通过“心智”与“灵魂”来体现与实施,三者是不可分的统一体,就像太阳与阳光一样的不可分。

主观先验的、唯一的统一体——三位一体的“太一”超越了多神体系的“理式”,开始确立了一元论的哲学观念。由此,“太一”这个善上之善,在其意志的体现过程,成了善之源泉,成了善;善之普及世界的过程,产生了美。这一切,如同“太一”意志的流溢一般。当这样的流溢最终产生万象与现实世界后,人们面对的种种现世生活,种种多样与纷繁,不幸与悲哀……他们能依求什么呢?普罗提诺暗示,什么也不要相信,能够相信和依求的只有唯一的神——“太一”。因为世界没有恶,只有善,恶的存在只是因为缺乏了善;世界没有丑,只有美,丑被人感受到仅仅是因为少了美而已。因此,普罗提诺说物质成了恶的根源,仅仅只是由于物质存在于世界次序的最底层,禁锢了灵魂,感受不到“太一”的光芒,由此才恶起来的。这样普罗提诺就明白无误地指示了人们到底要追寻什么:“应该去寻求神,在神以外什么东西也寻求不到”。^{[1](第6集,P502)}

三、虚位以待到上帝归位

“太一”——“心智”——“灵魂”,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似乎是对应着柏拉图的“理式”——“现实”——“艺术”来设定的,然而普罗提诺赋予了“太一”说更完全的主观性、唯一性与统一性,因而也就赋予其更为神圣的绝对权威,这是毫不奇怪的。生活学习在公元3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个希腊与犹太等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和彼此汇合的中心,普罗提诺在接受希腊哲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

当时的哲学与神学的影响。亚历山大里亚城在公元1世纪到3世纪间,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形成三股相互影响的思潮。一是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认为独一无二的神(太一或一元)创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并在事后继续关心到这个由神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存在和福乐。二是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其中的努美尼俄(约公元150-200)提出了关于三种神下降等级的学说:第一种神或至上神,是本原意义上的本体,或父亲;第二种神——创造主;第三种神——世界,或赋有灵魂的神圣存在。三为亚历山大里亚早期基督教神学。在这三股思潮的影响下,普罗提诺接受了他的老师阿谟尼乌的哲学教育。阿谟尼乌被后世认为是新柏拉图学派的前驱,他的学说便认为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太一”、绝对、善是在理念(理式)和理智(心智)以外的。可以说,普罗提诺是将古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神学以及东方神秘主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顺应处于分崩离析的罗马时代的要求,从而制定了他的神秘的“太一”学说。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他把柏拉图的“理式”说导向了神圣化的顶端,并由这至善至美的永恒的神秘的“太一”所置换。可除此以外,普罗提诺还说明了什么?“太一”能创造万物,但又不属于存在;既无形式,又无属性;它是万物,但又不是万物之一,……它到底是什么?普罗提诺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将它描述清楚,也不可能描述得清楚。然而在那高高在上的地方,他比柏拉图更全面、更到位地安排好了那个虚设的位置——等待着那么一个上帝的降临。

具备如此强的主观性、唯一性和统一性的至高无上的至善至美的然而却是无可名状的“太一”,这个神不是别的,正是上帝。发端于柏拉图“三个世界”观念的“太一”——“心智”——“灵魂”,普罗提诺阐述的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与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更相投缘。奥古斯丁正是在普罗提诺这“太一”说三一原理的启发与影响下,得以完成他对基督教神学“三位一体”说的解释与论述的。奥古斯丁在把希腊哲学,特别是把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融合起来创立基督教神学的同时,将真理、至善、至美都归于上帝。于是顺延了欧洲文论的发展,在一个不可言及的、虚设的至高意志的位置上便安插了上帝。奥古斯丁的一手“操纵”,使得基督教的一只脚插进了文论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提诺的“太一”说为欧洲文论升上天国,搭了一个便捷的天梯。

参考文献:

- [1] 陈村富. 古希腊名著精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2] 范明生. 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3] 罗素. 西方哲学史[M]. 何兆武, 李约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 [4] 朱光潜.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四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 [5] 章雪富. 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The Theory of 'the Grandest One': The ladder With Which Plotinus Led the Ancient Greek Artistic Theories to the Altar of the Middle Ages

PANG Xi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Plotinu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ounder of Neo-Platonism, absorbed the philosophy of ancient Greece with the early theological thought of Christianity, replaced Plato's "Idea" with the theory of 'the Grandest One'. With its subjectivity, uniqueness and oneness, 'the Grandest One' ultimately led the ancient Greek artistic theories to the altar of the Middle Ages.

Key words: Plato, Plotinus, idea, 'the Grandest One', the ancient Greek artistic theories

(责任编辑:吴晓明)